

明正德间，邑令张君始聘名贤詹雪厓据宋李士会《广记》及明初洪、程二公纪传，作《乐平县志》。万历丁酉，邑令金君复率诸君子修正之，义例明备，纪事核而论人公，江右诸邑志无善于乐者。今六十年所矣，邑令王君将补其缺略而谋序于予。予徙辽世久，于乐事不甚悉，顾取旧志观之，读輿地、食货诸志，如游其区域，揽形胜而陈物产也；读学校、艺文诸志，如登圣人之堂，揖诸儒而讲礼乐、谈文章也；读科目、敕制诸志，如睹诸君子攀龙鳞、附凤翼而拜纶綵之锡也；读至人物、言行诸志，则勃然以兴，肃然以敬，忠、孝、节、义诸先正，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。嗟夫！是可以得修志之道矣！志犹史也，事不足以备法戒，则勿书；人不足以垂典型，则勿书；政不足以福民物，则勿书。有其书之，必使邑之大夫、士庶人莫不感发振起，而图所以光汗简者斯善矣。或曰：改玉改步，国既有之，邑亦宜然。余曰否！圣天子定鼎以来，因殷因夏，右文而左武，进贤而退不肖，赏循良而罚苛墨，未之有易也。长吏之治乐与乐人所以自治者，率由旧章，循道典学，官以治平征，士以经术进，又何改焉？余去乐远，典中秘事颇剧，未能振不律，相助修明，以竟先大司马笃念水木之志，然于修志之道，窃有弋获焉，故不辞而为之序。

顺治九年岁次壬辰邑人范文程

清康熙二十年(1681年)序

洎阳环山带水，为饶郡左障，故饶之属七，而洎地形胜居最。然俗厚民庞，物蕃土沃，往往以文章、忠、孝、节、烈称，是洎之为饶最者，又不徒在形胜也。历代以还，惜无专志，至明正德间，张君宰斯邑而志始立。及我朝志凡三修，邑之山川、风俗、规制、赋财，了然具眉睫间，皆藉斯志以传者也。

甲寅岁，闽逆煽乱，信、饶，梟弁继之蜂起，致庐舍飞灰，黔黎填壑。时予贰万年，猥以剿抚奏绩，补令兹土。甫下车，而荆榛满目，所谓形胜事迹，殆不可考。亟索曩志，则版籍已遭祖龙之厄矣。兼之年来水旱频仍，予心兹戚，日夜焦劳，为民请命者再。缓茧丝，勤保障，少少疮痍渐复，草莱渐除。今幸邀福东皇，予不禁慨然有修志之举。复蒙上宪移檄下郡，谆谆以志为念，适与意合，遂捐俸谋诸绅士父老，佥快予说，愿各佐资为鸠工费。予因聘邑之醇谨有德、博洽能文者董其事。顾予是举也，非独重彰旧帙，实欲补缺芟烦，续新绩焉。凡四阅月而告竣。輿地、食货、学校、庙祠、人物、言行、艺文、杂志，诸不留遗憾。取而披之，见疆域旷衍，河山盘踞，其势秀；愿隍绣错，土壤肥饶，其利溥；辟雍之造就甚宏，祀典之俎豆维正。与夫记传、诗歌、廉隅、节义、文人、才士、孝子、忠臣，代不易指屈，直夺日月之光华，泣鬼神之风雨，读者不但怡心悦目，且兴感倍焉。虽然，志以佐史之不逮也，史所记者，一代之宏纲巨典，而一郡一邑尝不暇及；倘非志，则委巷闾里中，有事关风化而力不足上闻者，其灭没岂可胜道！自有斯志，而后之博雅者，或不得于史而得于志；法戒者，或不动于史而动于志；核实者，或不信于史而信于志。志可缺哉？矧圣天子锐意崇文，搜辑逸书，以充史馆。予承乏乐土，敢谢不敏，不殷殷补缀，登诸梨枣，以襄一代之典乎？是志也，可作史观矣。

康熙二十年仲春月知县宋良翰

清乾隆十三年(1748年)序一

皇上御极之十二年，岁次丁卯，命经史馆纂集三《通》，流布海内。又以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